

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

董沛文 ◎ 主编



悟元汇宗

【下册】

道教龙门派刘一明修道文集之一

[清] 刘一明 ◎ 原著 滕树军 张胜珍 ◎ 点校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

董沛文 ◎ 主编



悟元汇宗

【下册】

道教龙门派刘一明修道文集之一

[清] 刘一明 ◎ 原著 滕树军 张胜珍 ◎ 点校

第二编

自著类



修真辨难

修真辨难序

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又曰：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”夫理即道也，道即理也，阴阳之道即性命之道，此理此道，位天地而育万物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，最幽最深，至精至细。知之者，成圣成仙成佛；迷之者，为人为物为鬼。然不得师诀，千譬万喻，以有形无，以实形虚，或露枝条，或泄根底，甚难穷究。加之后世傍门曲径，穿凿圣道，紊乱仙经，各说其说，各是其是，认真经书之喻言，埋没古人之本意，或流而为闺丹，或误而为炉火，或执其色身，或着于空寂，邪说淫辞，流行宇内。即有一二志士，满眼针刺，满耳梆铃，聪明无施，主意不定，一入网中，终身难出，此予《辨难》之所由作也。辨何难？辨其似是而非、似真而假之难，辨其古人托言隐语、指象画形之难。其中天道圣功、性命源流、药火是非，无不一一分晰。书成之后，又恐头绪散涣，语句冗繁，阅者不能会通一贯，故外著二十六条，名曰《修真后辨》。撮其大要，分出题目，言浅意显，文简理明，去譬喻而就实义，削枝条而拔根蒂，庶乎同道者见之，一目了然，于阴阳性命之理，可以极深研几，深造自得而无难矣。

吁！予岂好辨哉？予不得已也！

时大清嘉庆三年岁次戊午三月三日

栖云山素朴散人悟元子刘一明自序于自在窝中

悟元山人《修真辨难》序

万事万理，假每乱真。故《心印经》曰：“不得其真，皆是强名。”栖云山道人悟元先生，得先天真一之旨，不忍密之一心，愿以公之万众，笔之于书，条分缕析，辨其先后，辨其真假，辨其内外，辨其有无，辨其一二，直揭天根，显垂灵蕴，神机鬼藏，真丹经之捷径也。有志者，实其腹，虚其心，从此聆取，紫云不远矣。夫道人一片婆心，惠兹后学，彰明较著，炳若日星，大声疾呼，如雷出震。世之读此书者，慎勿以野狐禅目之，则真者见真，伪者见伪，旁门尽灭，大道自生，千年暗室，一盏明灯，大海茫茫，金针直指，传之可受，告之三官，从此七世不受冥患，奚羨夫世，奚少于己哉！是为序。

嘉庆三年七月七日癸卯科乡进士灵武梁联第浑然子薰沐拜撰

修真辨难 卷上

栖云山悟元子刘一明 著

邓寿椿 重刊

大清乾隆壬寅中秋之夜，月朗星稀，悟元默坐栖云峰顶，神入恍惚杳冥之乡，形归虚无寂寥之境。众弟子侍侧。候至中宵，一弟子启而问曰：“师不动不摇，无声无息。其悟道乎，其坐忘乎？”三问而三不答。弟子复请曰：“师不发一言，毋乃朽木不可雕，粪土之墙不可圻，不足与语乎？”悟元熟视良久，从容而告曰：“此非尔所知也。”弟子问曰：“敢请其故？”悟元曰：“吾将以天地为逆旅，以日月为过客，以万物为游丝，以世事为梦幻，以人情为寇仇，以富贵为浮云，以形骸为桎梏，以四大为枯木，以六根为孔窍，以身心为灰土。何动何摇，何声何息？”弟子曰：“如师所言，一无所有乎？”悟元曰：“安得无有！”弟子曰：“所有者何？”悟元曰：“惟知有道耳。”弟子曰：“然则道无为乎？”悟元曰：“安得无为！道有体有用，有进有退，有逆有顺，有急有缓，有止有足，有始有终，有先有后，有爻铢，有层次，有变化，有等等大作大用，安得无为？”弟子曰：“弟子入道多年，阅尽丹经，参访多人，毫无一知，望师慈悲，稍开茅塞。”悟元曰：“道为天地所秘，鬼神所忌，非可立谈，若非斋戒，不得妄听。”

弟子拜退，一四大不着而身斋，二诸虑俱息而意斋，三回光返照而眼斋，四声音不入而耳斋，五香臭不到而鼻斋，六是非不动而舌斋；六斋已毕，复进而请曰：“弟子斋矣，敢问其道？”悟元曰：“未也。尚有一斋未完，如何敢问？”弟子曰：“六斋之外，还有何斋？祈师指明。”悟元曰：“尚有心境未斋。此一境，其秽污更甚于六根。六根为外贼，有时而来，有时而去。心境为内贼，此境有识神居之，为万劫轮回之种子，此境

不斋，六斋无益。”

弟子大惊而退。于是扫净万缘，离种种边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片刻之间，如冻冰解散，毫无滓质。复诚敬跪前，泣而问曰：“蒙师慈悲，已斋无斋，无斋可斋，斋之不斋，不斋而斋，不斋谁斋，谁斋其斋，斋者不斋，不斋是斋，知斋非斋，斋无可斋，若欲真斋，斋不见斋，斋即无斋，何用强斋？”悟元曰：“尔知斋矣，尔已斋矣，可与问道，可与闻道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为道？”

答曰：“道者，先天生物之祖气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搏之不得，包罗天地，生育万物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在儒则名曰太极，在道则名曰金丹，在释则名曰圆觉。本无名字，强名曰道。拟之则非，议之则失，无形无象，不色不空，不有不无。若着色空有无之象，则非道矣。”

问曰：“道既无形无象，是浑然一气，何以《易》曰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？”

答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是就道之用言；无形无象，是就道之体言。太极未分之时，道包阴阳；太极既分以后，阴阳生道。若无阴阳，道气不见。惟阴阳迭运其中，道气长存，历万劫而不坏。在先天则为道，在后天则为阴阳。道者，阴阳之根本；阴阳者，道之发挥。所谓太极分而为阴阳，阴阳合而成太极，一而二，二而一也。”

问曰：“太极分而为阴阳，是即两个阴阳矣。何以古人又言‘两重天地，四个阴阳’乎？”

答曰：“两重天地，先天后天也；四个阴阳，先天后天阴阳也。先天阴阳以气言，后天阴阳以质言。先天阴阳，太极中所含之阴阳；后天阴阳，太极中生出之阴阳。金丹大道，取其气而不取其质，于后天中返先天，故曰先天大道。”

问曰：“先天后天阴阳，各有分界，何以又云‘后天中返先天’乎？”

答曰：“先天一破，生出后天阴阳。而后天阴阳，一动一静，其中又生先天。至人于此后天中，采取所生一点先天之气，逆而运之，返本还

元，复全太极之体，故曰还丹。”

问曰：“阴阳既分先天后天矣，何以又有内阴阳、外阴阳之说乎？”

答曰：“内阴阳即后天之阴阳，生于形体；外阴阳即先天之阴阳，出于虚空。形体阴阳，顺行之阴阳，天地所生者也；虚空阴阳，逆运之阴阳，生乎天地者也。所谓内外者，以用言耳。”

问曰：“阴阳既有内外，五行亦有内外否？”

答曰：“五行从阴阳中出，阴阳有内外，五行安得无内外？如十天干、十二地支，五行皆二。以天干而论：丙为阳火，丁为阴火；甲为阳木，乙为阴木；庚为阳金，辛为阴金；壬为阳水，癸为阴水；戊为阳土，己为阴土。以地支而论：亥水为阳，子水为阴；寅木为阳，卯木为阴；巳火为阳，午火为阴；申金为阳，酉金为阴；辰、戌二土为阳，丑、未二土为阴。阳为外，属于先天；阴为内，属于后天。此先后天之所分，内外药之所别也。”

问曰：“内药了性，外药了命，是乃修持性命各有时节矣；《易》曰：‘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’，则是逆施、顺运两不相关矣。何以《入药镜》云‘先天气，后天气，得之者，常似醉’也？”

答曰：“祖师慈悲，分明说了，尔自不悟。夫内药了性，即‘后天而奉天时’；外药了命，即‘先天而天弗违’。弗违者，用逆道，先发制人，所以夺造化而结丹；奉时者，用顺道，天然火候，所以融五行而脱丹。前后两段功夫，故曰性命双修；内外一齐修持，故曰逆顺并用。”

问曰：“性属阴，命属阳，是太极所分之阴阳乎？”

答曰：“此有分别。性有气质之性，有天赋之性；命有分定之命，有道气之命。气质之性、分定之命，后天有形之性命；天赋之性、道气之命，先天无形之性命。修后天性命者，顺其造化；修先天性命者，逆其造化。大修行人，借后天而返先天，修先天而化后天，先天后天，混而为一，性命凝结，是谓丹成。性命者，阴阳之体；阴阳者，性命之用。但有真假之分，先后之别，惟在人辨的详细，认的分明耳。”

问曰：“性命必赖阴阳而后凝结，则是有阴不可无阳，有阳不可无阴，何以又有‘群阴剥尽丹成熟’之说？到底用阴乎，不用阴乎？”

答曰：“所用者，真阴真阳；不用者，假阴假阳。真阴真阳为先天，假阴假阳为后天。先天成道，后天败道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为真阴真阳，何为假阴假阳？”

答曰：“阳中之阴为真阴，阴中之阳为真阳，此所用之阴阳，古经所谓‘阴阳得类’者是也。亢阳无阴为假阳，孤阴无阳为假阴，此不用之阴阳，古经所谓‘孤阴寡阳’者是也。”

问曰：“阴阳交感，天地自然之道，何以有孤寡？”

答曰：“吾已曾言矣。阴阳交感，即是真阴阳；不交，即是假阴阳。其真假，在交不交上分别耳。”

问曰：“阴阳既有交感之道，则道出自然，何待修持？”

答曰：“后天阴阳有时而交，有时而不交。圣人先天学问，顺中逆运，能使长交而不散，所以能胜天，而不为阴阳所拘。”

问曰：“阴阳之交，在内乎，在外乎？”

答曰：“后天阴阳在内，先天阴阳在外。在内者，出于自然；在外者，出于作为。”

问曰：“在外阴阳必不关乎我身，或谓在天地，或谓在彼家，是否？”

答曰：“愚人不明‘在外’之义，或吐纳天地日月云霞等气，或采取妇女红铅梅子浊血，弃正入邪，作孽百端。殊不知：外者，包罗天地、不属于我之谓，有生之初，原是我家之物，因先天一破，假者用事，真者退位，日远日疏，与我无涉，所以为外。这个秘密，不遇真师，难以识认。”

问曰：“先天之物与我远疏，则必一身纯阴，不得执此身而修，何以《易》有‘不远复，以修身’之说？”

答曰：“大道不离此身，亦不执此身。在外求之，非我同类，便是入于邪道；在我求之，一己纯阴，便是着于后天。是特有法在，能使无者而复有，去者而仍来，所以谓还元返本。”

问曰：“既不在身内，又不在身外，先天之物，果在何处？”

答曰：“在玄关一窍。夫所谓玄关者，乃四大不着之处，非有非无，非色非空，非内非外。又曰玄牝门，曰生杀舍，曰阴阳窍，曰生死关，曰混沌穴，曰龙虎坛，曰龟蛇窍，曰恍惚乡，曰杳冥地，曰出纳户，曰戊己门，等等异名，总谓玄关窍。在身，非心肝脾肺肾，非眼耳鼻舌意，非三百六十骨节，非八万四千毛孔。古来仙真不肯分明说破，所以诸多旁门妄猜私议，皆于一身色象中求之，大错大错。吾今与你指出：要知此窍，在六根不着之地，五行不到之处，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窍，杳兮冥兮，其内有门，自开自阖，呼之则应，敲之则灵，明明朗朗，现现成成，迷之则远隔千里，悟之则近在当前。噫！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非下数十年穷理功夫，不能见此。”

问曰：“玄关既不在身，又不在于外，又曰阴阳窍，本身岂无阴阳乎？”

答曰：“人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以成形，形中又含阴阳五行之气。阴之灵为魄，阳之灵为魂，魂魄在身，如室之有人，玄关者，即魂魄出入之门户。但此门户无形无象，在虚空中开阖，而魂魄亦在虚空中出入。因其在虚空中，所以不在身内，亦不在身外。即此身之一动一静，亦在虚空中来。尔自静思：此身如何能行，如何能立？如何能坐，如何能卧？如何能语，如何能默？如何能屈，如何能伸？诸如此类，皆从玄关中出。这个消息果在何处？若能知的，则见阴阳之门户，可能保全性命矣。”

问曰：“阴阳既在身中，则性命之修持在己，而非可假借于他人者。何以古人又云‘莫执此身云是道，须认他家不死方’乎？”

答曰：“此就后天言耳。人自有生之初，性命一家，阴阳一气，渐生渐长；年至二八，阳气已足，一阴潜生，于是乾与坤交，乾虚而成离，坤实而成坎，离中藏性，坎中藏命。坎陷其真，犹虎奔而寓于西，命不属我，而我之所有纯阴之物耳，若执此身而修，不过修此后天之精气已耳，焉能到的纯阳完成之体？故必须他家不死之方。不死之方，即坎中所陷一点阳精。因其坎陷，非我所有，故谓他家，非身外一切他家之说。若

着身外，便是毁谤圣道，当入拔舌地狱。缘督子曰‘一点阳精，秘在形山，不在心肾，而在乎玄关一窍’者，此也。”

问曰：“性命属于坎离，心是离、肾是坎乎？”

答曰：“此后天幻身之坎离，非先天法身之坎离。法身坎离，以离去其阳为离，以坎陷其真为坎。离去其阳，则所有者必阴；坎陷其真，则所藏者必阳。离为日魂，乃丽明之象，然外雄内雌，魂中有魄也；坎为月魄，乃晦暗之象，然外黑内白，魄中有魂也。中阴中阳，其乾坤中正之体^①，为真阴真阳，乃性命之根，丹道采此二气，合而成真，超凡入圣，是岂后天有形之坎离可比乎？”

问曰：“坎离既是真阴真阳，取坎填离，所取者何阳，所填者又是何阴？”

答曰：“此就后天中返先天而言。所填之阴，即我家之阴，后天之物，为假阴，乃离内七般砾砂，身中涕唾精津气血液也，七般灵物，时刻难留。坎中之阳，即他家之物，先天之真阳。取此坎中之真阳，以点我离内之假阴，如猫捕鼠，是以先天化后天，以真阳制假阴耳，不得以假阴认真阴。假阴，天地所生者；真阴，生乎天地者，何得相混？”

问曰：“真阴阳、假阴阳之实迹，可得闻乎？”

答曰：“真阴阳如世间媒妁所合之夫妻，假阴阳如世间私通苟合之男女。私通苟合，一朝事败，性命有伤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媒妁所合，光明正大，生子生孙，谁得而折，谁得而败？盖以真者成事，假者败事，故至人不用假而取真也。”

问曰：“和合阴阳，以黄婆为媒娉。黄婆在何处？”

答曰：“中土也。《易》曰：‘黄中通理。’盖中土所以和阴阳，合四象，攒五行，修行若无此土，阴阳何以和，四象何以合，五行何以攒？特以土为阴阳四象五行之信，故春夏秋冬四季，各有土王十八日者，取其

^① 其：《古书隐楼藏书·修真辨难参证》作“具”。

信也。”

问曰：“土有真假、先后天之分乎？”

答曰：“如何无有？譬之春夏秋冬各有土王十八日，此土乃无形之土，属于先天，土之气也。大地之土，乃有形之土，属于后天，土之质也。气为真，质为假。不特土之真假如是，即四象五行亦然。”

问曰：“假土既不用，何以大地假土生物乎？”

答曰：“真者借假而施功，假者借真而生形，无假不现真，无真不现假，假即在真之中，真即在假之中。大道后天中返先天，亦是此意也。”

问曰：“‘坎离若还无戊己，虽舍四象不成丹’，此戊己二土即真假之别乎？”

答曰：“此戊己即吾所谓先天之土，而非言后天也。盖先天有戊己，后天亦有戊己。以先天而论，离中有己，坎中有戊。戊乃静中之动土，属阳；己乃动中之静土，属阴。所谓镇位中宫者，即静土；所谓招摄先天者，即动土。具此二土以合坎离，则水火相济而结丹，逆道也。以后天而论，离之一阴为假阴，乃不正之阴，明于外而暗于内，为不静之己土；坎之一阳为假阳，乃不正之阳，正气蔽而邪气彰，为妄动之戊土。具此二土，伤人性命，则水火不济而败道。有此分别，何得一概而论？”

问曰：“先天戊己，同用乎，分用乎？”

答曰：“以还丹而论，内之己土而招外之戊土，以己求人而采药；以大丹而论，以外之戊土而就内之己土，以情归性而结胎，此分用也。采药之时，内之己土不倡，则外之戊土不和，外之戊土不动，则内之己土不应，内外同济，而药自虚无中生出。结胎之时，内之己土不迎，则外之戊土难就，外之戊土不动，则内之己土难施，动静如一，而胎从自然处结就，此同用也。”

问曰：“还丹、大丹之理如何分别？”

答曰：“还丹者，还其原本，后天中返先天也；大丹者，修其原本，无象中生实象也。盖人自阳极生阴之后，日复一日，阴剥其阳，先天之气

消化,分数大缺。还者,以法追摄,渐采渐收,复其本来原有之数,如物已失而复得,已去而复还,此还丹也。然本数虽足,若不经火煅炼,不能以无形生有形,以无质生有质。故必于还丹之后,重安炉,复立鼎,以铅投汞,以汞养铅,用天然真火,煅炼成真,变为金刚不坏之物,与天地并久,与日月争光,方能全的一个原本。否则,还丹已就,而不修大丹,虽有原本,必不坚固,终有得而复失之时。”

问曰:“还丹、大丹,即内药、外药乎?”

答曰:“有数说:以丹道始终而论,则延命之术为外药,了性之道为内药,非外药不能脱幻身,非内药不能脱法身,外药所以结胎,内药所以脱胎。以还丹而论,坎为外药,离为内药。以大丹而论,真铅为外药,真汞为内药。古人之言,各有所指,不得泥文执象。”

问曰:“真铅在坎,真汞在离,还丹已结,铅汞相投矣,何以大丹又有铅汞?岂非四个铅汞乎?”

答曰:“还丹坎中之铅,离中之汞,是后天中所藏先天之铅汞。将此铅汞返出,是谓还丹,又曰金丹,又曰真种,又曰真铅。以此真铅点一己之阴汞,如磁石吸铁,此汞即‘离内七般硃砂’。汞得铅气,霎时而干。后用已死之真汞中天然真火,温养十月,抽添运用,铅气片片飞浮而去,只留得一味灵砂,纯阳无阴,法身成矣。”

问曰:“金丹乃铅汞相结而成,既云‘以铅制汞’,又曰‘温养十月,铅飞汞干’,岂不前后矛盾乎?”

答曰:“这个天机,古今来不知迷杀多少学人。千人万人,谁能知的?夫灵砂者,先天至阳之物,因阳极生阴,先天入于后天,真中有假,若不得他家真铅以制之,则此灵终非我有。盖真铅内藏先天真一之气,以此铅气点我灵汞,汞自不走。此汞已死,若不将铅气抽尽,灵砂不结。何则?铅虽有先天之气,然自后天中出,外阴而内阳,带有阴气在焉。将此阴气抽尽,方能刚健中正,露出一颗黍米宝珠,内外光明,通天彻地,放之则弥六合,卷之则退藏于密。《悟真》云:‘用铅不得用凡铅,用

了真铅也弃捐。此是用铅真妙诀，用铅不用是诚言。”于此可以知用铅之说矣。”

问曰：“还丹、大丹有分别，火候亦有分别乎？”

答曰：“有分别。还丹火候在活子时，大丹火候在正子时。活子时者，‘不刻时中分子午’；正子时者，‘一时辰内管丹成’。‘刻中子午’者，刻刻有阴生阳长之机，遇子而进阳，遇午而退阴。《入药镜》云：‘一日内，十二时，意所到，皆可。’言意度其阴阳消息而为之，正此不刻时中采药之活子时也。‘一时丹成’者，此一时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，难得易失，生死所系，性命所关。至人于此一时，奋大用，发大机，天地之数夺尽，万物之数夺尽，驱龙就虎，以虎驾龙，入于黄房，结为至宝，乃一时结丹调和之正子时也。”

问曰：“活子时、正子时之来，如何得知？”

答曰：“不知，如何作用？以活子时而论，先天真阳为后天所蔽，不能自发，即有时而发，为人欲所混，亦必旋有而旋失。何以故？认假不认真耳。至人于此先天一发之际，用法追摄，渐采渐收，积药已足，温之养之，气足神全，正子时到，大药发生，用片晌工夫，采而服之，与我真汞相合，复全混沌之一气，此合大造化也。服丹之后，混沌七日，死而复生，换过后天卦爻，露出先天根苗，从有为而入无为矣。”

问曰：“金丹之道，一得永得，如何有死而复生之险？”

答曰：“正子时，乃接命之一时，当真铅投汞，铅汞相融，百脉皆息，万虑俱寂，入于混沌之窍，一不小心，大丹即漏。盖以此时为紧要之关口，接命在此，伤命亦在此。所以古人云‘混沌七日死复生，全凭侣伴调水火’也。”

问曰：“结丹消息在自己，侣伴如何能调水火？”

答曰：“此非外之侣伴水火，是内之侣伴水火，乃同心合意之人，能调阴阳以助我力。所谓‘先因我主他宾客，次反我宾他主人。彼我会

而性情合，人已通而铅汞结。’一水一火，在鼎炉之中，自烹自煎；一龙一虎，在造化窟里，相吞相啖。神凝气聚，婴儿有象。若非侣伴之功，安能到此？但此侣伴，最不易得。噫！‘凡俗欲求天上事，寻时须用世间财。若他少行多慳吝，千万神仙不肯来。’”

问曰：“修行人首戒慳吝财物，既曰‘要世间财’，又曰‘慳吝，神仙不肯来’，到底用财不用财乎？”

答曰：“用而不用。夫财者，人之所爱，以财为用，易取人之欢心，易买天之真宝，而天人无不在其术中矣。倘无财而欲得真宝，是强取强求，不但天不我从，而人亦不我顺，便是少行慳吝，神仙怎得而来？此世财之所必用也。然财易足败人德行，伤人性命，一惜其财，则我为财所愚，无不听其财之使用。故必德先财后，以德为本，以财为末，此世财之所不用也。但此世财，有世间之善财，有世间之凡财，不可不辨。”

问曰：“财足取人之欢心，财足买天之真宝，此说不近于闺丹炉火之事乎？”

答曰：“人乃坤方之人，非世间之女子；宝乃天上之宝，非世间之金石。坤方之人，乃不死之人，即世财所招之神仙也；天上之宝，乃中有一宝之物，即世间所寻之真宝也。倘以女子金石猜之，便是毁谤圣道、初世为人之辈。”

问曰：“所用世财之说，其即法财乎？”

答曰：“财是财，法是法，是两件，非一事，乃法财两用之说。法者，修持煅炼之作用；财者，诚心祈求之礼物。有法无财，则悬虚不实，而他家之真宝不露；有财无法，则火候有差，而我家之器皿不当。法也，财也，两者缺一不可，故曰‘法财’，乃法中有财，财中有法，非世间金银钱财之说也。”

问曰：“财既非金银之财，何以抱朴子闻道二十年，家无积聚，不得为之？上阳子谓‘贫者患无财，有财患无侣’，张三丰谓‘金花朵朵鲜，无钱难修炼’，此又何意？”

答曰：“此中机秘，非师罔知，不得冒猜。夫修真之道有二：一系上德以道全形之事；一系下德以术延命之事。上德者，纯阳未破，以道全形，不用财而行无为之功，即可了性，性了而命亦了矣。下德者，先天已失，如贫者无财，必借他家资财，以术延命而行有为之道，方能了命，命了而性始可修矣。抱朴子闻道二十年，是闻得以道全形之事；家无积聚，不得为者，是无法财之积，不得以术延命，非以无金银之财而不得为。果系必用金银之财，抱朴子系贵宦之家，何以无积聚？又如马丹阳半州之富，何以弃家人铁查穷居？刘海蟾何以弃相位而游江湖？罗状元何以丢富贵而受贫澹^①？古圣先贤比比皆然，岂有弃自己现在之银钱，而又寻他人难遇之财物乎？可知别有道理，而非世间凡财也。”

问曰：“既非世财，则外护之说亦是荒唐。何以杏林付道于道光，嘱之曰：‘汝急往通邑大都，依巨富大力者为之’？”

答曰：“世财有真假，外护岂无内外乎？内之外护，乃是金公，所以成法身；外之外护，即世之外护，所以保幻身。此身未离凡世，犹有灾患，外护乃护持我性命，助我成道者。通邑大都，修世间法也。盖以此道易起人谤，通邑大都，混俗和光，所以使人不识，而得以潜修密炼。慧能隐于四会猎人之中，道光复俗以了大事，均是此意。”

问曰：“修道乃光明正大之事，何以易起人谤？”

答曰：“此道也，异于世道者。世道以名利恩爱为重，修道以名利恩爱为轻；世道以聪明伶俐为真，修道以聪明伶俐为假。为富不仁，为仁不富，二者相反。所以神仙之道，世人之所不乐为，不以为愚，必以为邪。大修行人，外圆内方，混俗和光，正为此耳。”

问曰：“修道者原欲绝俗离尘，万缘俱寂，今日‘混俗和光’，得不染于尘俗乎？”

^① 罗状元：名洪先，字达夫，号念庵，江西吉水人。明嘉靖八年己丑科状元，后弃官学道，撰有著名的《醒世诗》以劝世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
答曰：“空寂无为，乃得丹以后之事。若未得丹，而即无为，则造化何由夺？生死何由了？混俗和光，正为夺造化、了生死耳。虽曰在俗，而实脱俗；虽曰在尘，而实出尘。到的大丹凝结以后，不待空寂而自空寂，方可绝俗离尘，不应世事，行九年面壁之功，以期超脱也。”

问曰：“九年面壁之功，必九年静坐乎？”

答曰：“非也。所谓九年者，即九还之意。面壁者，不是定坐，特‘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’，而期于无一毫滓质之物，如壁立万仞于前，一无所见，万法归空之意，乃静养婴儿脱化阳神之一着。非旁门静坐止念，面壁存神，以九年为九转也。”

问曰：“婴儿，即‘婴儿姤女’之‘婴儿’乎？”

答曰：“此有分别。‘婴儿姤女’之‘婴儿’，乃坎中之阳，后天中所藏先天之气；圣胎之‘婴儿’，是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，与真汞配合而成象者，所谓阳神者是也。”

问曰：“阳神、阴神功用之异，可得闻乎？”

答曰：“阴神乃后天之识神，《阴符经》所谓‘神而神’者是也。阳神乃先天之元神，《阴符经》所谓‘不神而神’者是也。神而神，顺其生死，生则存，死则去，为万劫轮回之孽根。不神而神，逆其造化，从虚空中结就，生死不碍，超然独存，乃生仙成佛之真种。大修行人，修其先天，化其后天，消尽历劫轮回孽根，露出金刚不坏之神，与天地同久，与日月争光。若夫中下二乘，不知先天，只在一己下功夫，静守识神，稍开狂慧，自为得道，岂知四大归空之后，阴灵无依，只得别寻房屋安身，所谓‘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’也。”

问曰：“元神、识神之来因如何？”

答曰：“元神乃二五之精，生于混沌鸿蒙之中，非色非空，无形无象，乃天地阴阳之气结聚而成者。即人受生之始，父精母血交合，杳冥之中，有一点造化氤氲之气入乎胞胎，始而无形生形，无象生象，五官百骸，四肢五脏，不期然而然，虽父母亦莫知其所以然，胎中即具先天灵